

名律師訴狀一百結

名律師訴狀百法

出奇制勝



上海
中央
印書店

名律師訴狀百法目次 卷二

乘虛攻擊法之訴狀

誣告殺人之訴狀.....

一

強姦辯誣之訴狀.....

五

將計就計法之訴狀

詐欺取財之訴狀.....

七

避重就輕法之訴狀

強盜竊盜之訴狀.....

九

略誘婦女之訴狀.....

三

推闡情形法之訴狀

拘禁毆打之訴狀.....

一六

防衛殺人之訴狀.....

一三

詳敍事實法之訴狀

侵吞公款之訴狀

一五

其二.....

一六

單刀直入法之訴狀

姦非致死之訴狀

三〇

製造鴉片之訴狀

三一

哀感動人法之訴狀

請求離婚之訴狀

三二

其二.....

三三

逐段跌進法之訴狀

行使僞幣之訴狀

三四

放火圖賠之訴狀

三五

名律師訴狀百法 卷二

乘虛攻擊法之訴狀

誣告殺人之訴狀

有周福元者。家一妻一子。子已壯矣。一日自友人家飲酒歸。被人殺於途中。藏洋四元。亦被刦。是地適荒僻。經一日夜無人過問。有孫子元者。本無賴子也。行經是地。見而大懼。正思報官。而周福元子應祥以父出外。二日不歸。知在友人處。出外尋覓。與孫相遇。疑即爲孫所殺。執而送之官。搜其身畔。亦有洋四元。且裏衣有血迹甚多。核其平日行爲。知爲無賴。因即定讞。移送審廳。按法凡犯罪在二等有期徒刑上者。如本人無力延聘律師。審廳爲防止冤抑。起見應代爲指定義務律師一人。是案審廳指定義務律師周天球。天球向孫子元盤詰。知實冤枉。蓋身畔洋四元係向永大肉肆袁阿五敲詐得來者。而血迹斑斑。即在屠肆上所得者。天球細閱案卷。不覺孫子元非殺人凶犯。蓋周應祥原訴狀及

檢察官起訴狀。均有矛盾之處。內卽就兩狀中矛盾之處。力加指擊。卒由審廳宣告嫌疑不成立。予以無罪判決。是亦律師界有名之訴狀也。其文如左。

爲依法辯訴事。竊被告遭原告訴人周應祥以殺死周福元並刦奪銀洋呈訴檢廳。檢廳偵查兩次。卽付預審。今已由預審決定。起訴鈞廳定期開審在案。被告冤罔之處。業於檢廳偵查審及預審庭一再陳述。乃不蒙明察。隨意掇拾疑似之點數節。卽告決定。冤沉海底。憤懣萬分。今檢廳既依法起訴鈞廳。則覆盆之冤。唯賴鈞廳爲唯一之昭雪機關。使再不爲剖白。將錯就錯。則殺人凶犯。逍遙法外。無辜士庶。慘蹈刑辟。豈法律平定天下之至意。本案事實部分。已於偵查審中。投狀詳報。法律部分。亦於預審庭中。提出理由。本狀爲免重複計。不再論列。今特就原告訴人告訴狀及檢察廳起訴文中矛盾之點數。則用爲詳細剖析如左。以見被告並無罪責。

(一) 原告訴人告訴狀之矛盾。原告訴人告訴狀所列各節。矛盾之點有四。(一)死者周福元於八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出陸家巷。以道里計算。至殺死地點。

不過八里。一時走五里。不過二小時。約計十一時可到。被告果爲殺死之人。則殺死後正可卽行逃竄。何以至十二日下午二時半。尙在該處。此理之最不可解者。豈被告殺死周福元後。猶戀戀不忍其死。而伴其屍至一日夜之久。仍未稍離一步耶。原狀謂被告殺死故父後。方欲逃竄。卽被拘拿。當場搜得贓洋四元。並血迹斑斑。足見殺人凶犯。卽爲被告無疑云云。是殆忘却死者早在前一日上午九時離去陸家巷。而故誤以十一日爲十二日。故原告訴人二次催狀中。改其論點。謂故父被被告殺死後。卽行舍去。至次日仍來是地。冀有所獲。正搜得死者裏衣中銀洋四元。擬再逃竄。而原告訴人適至。遂卽拘獲。是時被告銀洋尙未用去。血迹仍在裏衣云云。此兩次訴狀。不唯前後矛盾。抑亦理所必無。被告旣將周福元殺死。方逃避之。不遑何敢於次日再來是地。若云冀有所獲。則殺死之際。何不卽行搜尋。而遲至一日夜之後。其爲誣妄。不言可喻。且同一狀中。矛盾又見。旣曰正搜得死者裏衣中銀洋四元。擬再逃竄。而下又緊接以是時被告銀洋尙未用去。究竟被告搜刦死者銀洋四元。果在何時。卽在被獲之時耶。則死者銀洋方始搜刦。

到手。何得云尙未用去。若曰殺死後卽行搜去。則所謂次日冀有所獲云云者。亦果何指。前後兩狀疊見。矛盾已足見其狀詞之裝點。若一狀之中甚且十語之中。卽見矛盾。更有何說。以自解。况矛盾者又爲案情中最緊要之處。不容稍有含混者乎。此原訴狀之不實不盡者一也。（乙）銀洋四元。據原告訴人第一次訴狀。謂親見被告在死者身畔搜摸。故此四元斷定卽爲死者身畔之物。而第二次催狀。又謂據陸家巷友人陸元泰報告。死者臨走時。身畔藏有大洋四元。而第二次偵查審中。原告訴人供詞。又謂其父出門時。身畔曾有洋四元。被告殺死故父。當係見財起意。先搶洋。後殺死。或因搶洋而殺死。殺死之後。再將洋搜刦以去等語。被吿今亦不必再根據情理以立言。卽此原告訴人三次矛盾之處。而請其自相轉圜。原告訴人當亦無詞以對。死者身畔之四元。在何處。取得作何項用途。原告訴人能證實之乎。此四元者有何記號。有何圖章。原告訴人又能詳言之乎。原告訴人第一次訴狀既云親見被告在死者身畔搜刦。何以第二次催狀又謂據友人報告。其矛盾已足可駭。蓋死者身畔之有洋無洋。原告訴人固未嘗知之也。未嘗。

知之而猶誣指被。告身。畔之四元。卽爲死者。之所。有物。於是。不得不。裝點。以成之。先則曰。想見。想見。無所根據。於是改曰。耳聞其矛盾。已可云極矣。然耳聞。仍無根據也。於是爲周詳計。又一改其詞。鋒曰。見財起意。曰。先搶後殺。曰。先殺後刦。凡可以成其殺人之鍛鍊者。不惜顛倒事實。以出之前後之矛盾。不顧也。情理之合否。不問也。試問被。告之。殺死周福元。旣爲見財起意。因搶劫而殺死。何以時隔一日。夜之久。原告訴人始親見被。告在死者。身畔搜刦銀洋。被告今亦不欲多辯。卽請原告訴人閉目一思。當亦深笑其言之不根矣。本案關鍵全在見財起意。因盜殺人見財起意一層。旣毫無根據。則殺人一事更無根據。此原訴狀之不實不盡者二也。(丙)原告訴人第一次訴狀。僅謂在被。告身。畔搜出銀洋四元。卽爲死者藏在義衣內者。第二次催狀。乃言此四元。聞諸友人陸元泰者。偵查庭供詞。又謂死者出門時。身畔藏有大洋四元。至預審庭。則大變其詞。謂死者。身畔。所帶。不至四元。實有五十六元之巨。總計前後投狀兩次。而兩次矛盾。開審三次。而又兩次矛盾。訴狀與訴狀矛盾。訴狀與供詞矛盾。供詞與供詞矛盾。無一不矛盾。即可見無。

一。不。裝。點。無。一。不。捏。造。試。問。被。告。身。畔。之。銀。洋。原。告。訴。人。何。由。而。知。爲。卽。死。者。身。畔。者。既。曰。早。知。之。矣。何。以。第。二。次。催。狀。又。言。聞。諸。陸。元。泰。顯。見。原。告。訴。人。初。次。告。訴。後。深。恐。杳。無。攷。實。遭。官。廳。及。被。告。駁。斥。故。二。次。催。狀。中。突。加。一。陸。元。泰。以。證。實。之。迨。第。一。次。偵。查。庭。審。間。時。經。被。告。據。理。辯。卸。後。原。告。訴。人。知。第。一。次。訴。狀。已。弄。僵。於。是。又。轉。回。其。論。調。供。稱。死。者。出。門。時。身。畔。卽。藏。有。大。洋。四。元。以。回。顧。第。一。次。訴。狀。之。飾。詞。而。不。知。與。第。一。次。誠。可。呼。應。矣。其。如。又。與。第。二。次。訴。狀。發。生。矛。盾。何。夫。此。已。盡。露。其。虛。偽。矣。以。被。告。殺。死。周。福。元。之。不。根。又。刲。爲。見。財。起。意。之。說。以。便。坐。實。因。見。財。而。恩。捨。刲。因。捨。刲。而。發。生。殺。死。因。殺。死。而。被。劫。銀。洋。其。情。固。似。其。理。亦。通。然。與。上。二。次。之。訴。狀。又。相。矛。盾。並。據。其。所。言。殺。死。時。在。十。一。日。上。午。而。搜。刲。時。已。在。十二。日。之。下。午。也。且。區。區。四。元。何。足。以。起。盜。賊。之。覬。覦。言。之。太。不。成。話。於。是。於。預。審。庭。中。又。刲。爲。不。止。四。元。之。說。以。謀。與。見。財。起。意。之。說。脗。合。而。不知。又。與。訴。狀。及。偵。查。審。之。供。詞。相。矛。盾。夫。使。被。告。果。爲。殺。人。凶。犯。死。者。周。福。元。果。爲。被。告。所。殺。則。原。告。訴。人。僅。可。據。實。直。訴。何。以。如。是。閃。爍。如。是。支。吾。唯。其。毫。無。實。在。故。原。

訴狀連連矛盾。觀其連連矛盾，即可見被告並無殺人之事實。其所稱忽曰親見被告搜刦，忽曰見財起意，忽曰四元，忽曰不止四元，無一可自圓其說，無一可解釋。得通此原訴狀之不實，不盡者三也。（丁）原告訴人第一第二兩次訴狀，均言死者與被告相識，素有仇隙。至偵查審經檢察官駁詰後，始曰並不相識，亦無仇隙。而最後又曰見財起意，究竟被告與死者是否仇隙，是否見財起意，此節為本案主要關鍵，萬不能輕輕忽過。如謂仇隙，仇隙之點何在？如謂相識，相識於何年何日？若曰並非相識，亦無仇隙，則殺死之原因何在？若果為見財起意，則區區四元，果足為搶刦殺人之資乎？況被告身畔之四元，明明為永大屠肆袁阿五所付，出者乎？此原訴狀之不實，不盡者四也。本此四因，則原告訴人所訴被告殺人，却洋之點毫無成立之餘地。乃檢察官昧然信之，預審推事又昧然信之一誤，再誤，鑄此大錯。此誠被告所萬不及料者也。

(二)檢察官起訴文之矛盾。檢察官起訴文不如原告訴人之胡亂無序，係經過一番修飾者。且經過一番琢磨者，然矛盾之點仍有二處。而此二處實為本案

中緊要關頭茲言之如下。(甲)起訴文事實欄內謂被告於十一日下午與死者周福元相遇知爲身畔帶有銀洋卽上前攔刦因將周福元殺死殺死後搜得死者身畔銀洋四元而逸次日被告又經此處見死者仍棄在地下無人過問一時又起邪心擬將死者衣服剝下不意死者之子周應祥適至遽被執獲並搜身上四元尙在等語而其理由欄內則謂被告雖殺死後曾搜刦銀洋而去然據原告訴人一再訴狀均謂早有仇隙是被告之殺死周福元實爲仇殺而非搶刦雖後據原告訴人一再供稱爲被告見財起意然區區四元何足卽動人覬覦且亦缺少憑證似應仍以單純殺人罪論抵云云檢察官既認原告訴狀爲准確認爲單純殺人何以於事實欄中又根據原告訴人供詞爲斷予矛予盾何以自解姑無論起訴文中所列事實均不足成立卽原告訴人勉爲周全而檢察官亦已自行駁斥之矣何以旣駁斥之於理由欄而猶承認之於事實欄認爲被告殺人之事實如是而入人罪則人人自危此檢察官起訴文之不實不盡者一也(乙)檢察官起訴文事實欄完全根據原告訴人兩次訴狀刪其矛盾之處略加潤色。

故尙一線到底。不至如原訴狀之凌亂。然與理由欄已發生矛盾之迹矣。此尙不論。而其聲敘事實後。恐不足以動審判官之聽。又附加一語曰。無論其爲仇殺。爲見財起意。而其爲殺人犯。則無復疑義。試問被告所犯之殺人罪。果何憑據。檢察官以偵查事實爲唯一職責。今所偵查者。果爲何種事實。仇殺乎。見財起意乎。既無憑證。又無事實。而無端深文周內。倏認原訴狀爲事實。倏又駁斥之。倏以被告爲犯強盜殺人罪。倏又認被告爲單純殺人罪。卽事實欄中洋洋千言。自始至終。均認被告爲強盜殺人。而結語倏曰。無論爲仇殺。然則檢察官於偵查事實之職責。尙未能詳盡乎。此檢察官起訴文之不實。不盡者二也。據此二因。則被告不必再對於本案自行辯卸。卽取此檢察官起訴文中矛盾之兩點。而請檢察官自行下一斷語。即可知其爲完全誣罔矣。

上列兩節。被告均根據原告訴人訴狀供狀及檢察官起訴文立論。僅就其矛盾之點。略爲指摘。已不覺言之彌長。且於本案之真相。亦可得以大白。蓋完全與被告無涉。殺人固屬誣陷。卽搜刲屍體遺物。亦屬不根之談。務乞鈞廳秉至公至正。

之心斟情酌理。予以適當之判決。無使死者含不白之冤。生者受无妄之咎。而黠凶惡犯反逍遙法外。是被告所不勝希冀者也。

〔評〕此狀專爲指摘原告訴人訴狀供狀及檢察官起訴文之矛盾。而辯護之意已盡在其中。不必再枝枝節節。呶呶不已。而被告爲一無罪之良民。已可概見所謂乘勢攻擊法也。訟爭猶兵事也。批亢搗虛。用兵之一法。而乘虛攻擊。亦訴狀之利器。於是可知爲人撰狀者。不可不審慎謹嚴。一有矛盾。即足招對手指摘。已可勝矣。而忽敗訴。已可准矣。而忽却下。即此類也。故爲人撰狀。須先立定脚根。又如爲人作辯訴狀者。須先細心將原訴狀檢勘一過。一字不能放鬆。觀其有無弊病。如其有也。即可乘其虛而攻擊之。如此者。往往事半功倍。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勝負之機。或即在此。是又爲人撰狀者。不可不周知者也。

強姦辯誣之訴狀

有平德康者。素行佻健。與鄰女李淑芬有私。已半載矣。後因事反目。女甚恨焉。一日借故又招平德康往。姦懼未已。女卽大聲呼救。謂遭強暴。李淑芬父母兄

弟聞聲畢集。將德康執送檢廳。衆目昭彰。如出一口。檢廳亦認爲強姦是實。以強姦罪起訴審判廳。德康無奈。以重金延某律師。請爲申雪。某律師知彼造陷阱已深。無可挽救。因先聲請閱卷。展期審判。蓋於此展期中。謀救濟也。某律師盡半日之力。將所有案卷悉心檢閱。結果見李淑芬供狀中。有強姦已非一次語。某律師大喜。知已有隙可乘。遂提筆而爲之狀曰。

本案經原告訴人李淑芬之告訴。經檢察官偵查二次。並有與原告訴人有利害關係之李宗堯。李錢氏。李贊述。李善述。及李姓僕役李叔。焦宗氏等供述。均已一致。被告雖一再否認。提出反證。而檢察官以原告訴人先入之言。置被告辯訴於不問。夫此亦人情之常。然檢察官既根據原告訴人告訴以起訴。而於原告訴人之供詞。何不一爲推勘乎。訴狀中。雖於原告訴人與被告如何認識。如何入內。以至如何姦污。均含混其辭。而三次偵查審則固。問得明白者也。原告訴人三次供詞。均言被告強姦已非一次。夫強姦之事。可一而不可再。如可再也。則和姦而非強姦矣。否則第一次強姦後。何以不即起訴。何以不即拒絕而任其二次。三次前

來續姦。是一望而知爲非強姦無疑。夫強姦祇可一次者也。然說者謂未嘗不可有二。譬如甲男強姦乙女後。經乙女呼籲或報告法廳或鳴報警察正在偵查之中。而被告憤氣未息。竟出其不意。爲二次之強姦。斯亦未嘗非情理中所應有者。然本案則非其倫也。即如原告訴人所供。強姦已非一次。則第一次被強姦後。何以嘿不一言。不僅不報告官廳。即其父母兄弟亦言未嘗得此消息。是可見被告與原告訴人李淑芬。至始即爲和姦無疑。乃被告一再供述。而檢察官置之不問。即原告發此奇妙之言論。足以反證其爲和姦而非強姦者。亦不之理。會掇拾李定堯李錢氏等父母兄弟之言。以爲被告犯強姦罪之證。是眞爲之大惑不解者也。今被告亦不欲多所辯論。以濱鈞廳之聽聞。好在歷次供詞。均在檔案。其事實如何。真象如何。一查即得。而就此原告訴人強姦已非一次之一語。即可證被告續犯和姦之小過。未嘗如原訴狀所云犯強姦大罪。也。被告自身之供詞。或不足取信於官長。疑爲有意狡辯。飾詞圖賴。而原告訴人之供狀。則固媒孽。周內不利。於被告者也。其言若此事之真象。可知上開理由。應請鈞廳依照法律爲適當之。

判決不特不使無辜者妄受冤屈，亦所以顯法律之威信，示表司法機關之尊嚴。影響所及，不至被告一人感戴而已也。

「評」強姦之事，祇可一次不可有二。語云非止一次，則爲多次可知。多次強姦而彼此不言，則其爲非強姦又可知。某律師明知彼造陷阱已深，而細心檢閱原卷，得此一語罅隙，即乘虛攻擊，將原訴強姦駁詰得體無完膚，誠轉敗爲勝之妙手也。較上篇殺人案，其筆鋒精銳，尤爲過之。被告平德康以重價延聘辯護，有以也。

將計就計法之訴狀

詐欺取財之訴狀

有陳鵬飛者，曾以虛田賣於吳平子。共計田六十畝，每畝八十元，計共洋四千八百元。何謂虛田？卽僞造假田向他人價賣也。初賣後二三年內，由賣者假託一人冒充佃戶，照田完租，使之不疑。至二三年後，則聽其所之矣。此事邇年來大多有之。在法律上歸入詐欺取財之一種。吳平子買此虛田後，三年後發